

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教學法

洪深 著

生活書店發行

法^{便用}_{學教}字漢本基個百一千一

著 深 洪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一十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目錄

前提	爲什麼要有基本漢字	一
第一篇	中國字	四
第二篇	新辭和新意	七
第三篇	共用和活用	一〇七
第四篇	照你自己的口氣寫下來	二〇五
第五篇	商業和經濟	二一五
第六篇	法律和政治	二六三
識字教程	一至七十	
寫字練習	一至三十八	
附：用法	四則	

前提 爲什麼要有基本漢字？

一

在今天各處正在努力地推行識字運動的時候，有兩個問題非常重要，是值得我們精密地思考的：第一，一般人應當認識的字，最低限度的數目是多少；第二，我們教他們這些字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還是使得一個人僅僅地會記一本日用賬或簡單地寫一封家常信就算滿足了呢，還是要求他有能力看書看報，看得懂我們所要對他們說的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情形，世界大勢等一切的話；就是，值得他真能被我們影響着，領導着，教育着，組織着，做成一個我們期望他做成的國民。

字數不宜太多，這是當然的事。一個人學識文字，就是要把某個字所代表的「事物」，去和那個字的「音」，以及那個字的「形」，三方面連接起來。這個是非硬記死記不可的。記性不好或是生活煩忙的人，去學說話去學識字，都是吃力的。現在識字運動的推行，既然着重在那些年輕時失學，而目前又在勞動着求生活的成年人——他們不但是在百忙中省出時間來做這件事，而且他的記性也不能如年輕時那樣好了——我們便不能不爲他們好好地籌畫：那教他們去識的字，數目越少越好，使得他們學起來，快而容易；同時這些字又須是一種完備的工具，現代生活中的一切情形，和一個人的心里所要說的任何話，應當就靠着這幾個字都可以十足地明白地表達出來。

從前民間流行的千字文，是不適用的，因爲裏面代表「實物」的字雖是不少，但說明那人的「生活行爲」的字太缺；而且意義相同的字，也着實太多了。文字學家固然可以爲它辯護，說「有一個字，必然就有一個字的意義；就是那兩個差不

多相同的字，其間仍有一些些不同的地方；兩個完全相同的字是沒有的。」這是不是事實姑且不問——我個人以爲中國字當中，意義完全相同的也有，「六書」中的「轉注」，不就是那關於同一對象但在不同的時或地或環境裏造成不同的字，到後來集合在一起的麼——可是在今天推行識字運動，還要免強那些記性不好生活煩忙的成年人，費了氣力，去多認識幾個那意義並不十分差別而在實用上又的確可以省去的字，似乎也太不聰明了。就如千字文的開頭兩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宇宙」兩個字，在日常生活中，可說是完全不會用到的；爲什麼不說「天地」而要說「宇宙」呢！要用「玄」字的時候，可以用「黑」字；要用「洪」字的時候，可以用「大」字。「黑」字和「大」字，普通些；用處也寬廣些；這兩個字學會了，「玄」和「洪」不識也不要緊了——一個字用在地名或人名中的；住在這個地方，或和這個人有接觸的人們，自然應當識得這個字，但這祇限於一部分人，而不必令那些和這個地名或人名不發生實際生活關係的人，也吃這個苦。比如

上海鄉下的人，應當教他識得「閱」字的「閱」字，「浦東」的「浦」字，「吳淞」的「淞」字和「吳」字；但在初步識字的時候，大可不必去識那山東人應當認得的「膠濟鐵路」的「膠」字，「韓主席」的「韓」字。

近人所選定的平民千字課，比原來的千字文是好得多了，寫這書的人，很能注意到實用問題。可是，這書仍有一個大缺點，就是範圍太窄；祇能說明人的簡單的意思，而不能表達人的繁曲的心情；我們總覺得「助話辭」不大足用。又祇能說明那日常普通的事情，而不能討論那在生存競爭中根本重大的問題。如

「帝國主義對於次殖民地的經濟侵略」，或

「國際間的矛盾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類事情，用平民千字課裏的字，是幾乎沒有法子可以說明白的。這個千字課，在學會了的人，也許可以記一本日用賬，或勉強寫一封普通信，可是看書，看報，看政府的文告，看文藝，都是不行的。所以學習平民千字課的結果，有時候

和從前鄉村中的人學習千字文的結果是一樣的！儘管在學習的時候，書本子裏的字個個認得，會念，會寫，可是過了三年五年，因為日常生活中應用的機會實在太少，慢慢地又把所識得的字，「還給那教他的先生」了！

其餘還有好幾種民衆識字教本，我們也都考查過，有一種我個人還試驗過。我把它來教給我家裏一個年記在四十以外的雇工。這本書裏，都是些有韻的句子；和那初等小學生所念的差不多。此公念了三四天，不高興了；說「這是小兒們念的東西，我學它做什麼」！是的，教育那成年人，應會教他們以那和他們的現實生活有直接關連的東西！用那教導初小學生的東西去教導他們，是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的。

我們原來的理想，是選出一千個漢字（可叫做基本漢字），用來表達一切的心情和事實。我以爲，教一般民衆識字，使得他們會記賬，寫信，固然是很好；但成就仍然太小；我們的願望，是用這一千個字，來領導他們，組織他們，使得他們

成爲現時代中的前進的有能力的奮鬥着求存的公民。我們要他們至少能看大的日報（如大公報新聞報之類）；日報中所有的一切，用這一千個字，都可以寫出來，而在民衆看了立時可以了解。我們的注重點，是要他們識得了字之象，可以看懂那我們寫給他們看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領着他們向進化的路上跑。同時，那寫出來的東西，也得有點文藝的意味，不宜於太以淺薄簡單，象那對小兒們說的話一樣。

現在，我的計畫，還祇有部分的成功。第一，我選了許久之後，才覺得一千個字實在不足用，於是不得已加多到一千一百個。好在一切還在嘗試修正中，這里面所選定的字，將來自不免有許多還要改掉，或者仍把字數回減到一千，也許是可能的。第二，我現在這篇文章，就是完全用我選定的一千一百個的基本漢字寫的。我寫的時候，一點不感到困難，不知衆位看到我這篇文章的時候，感覺到難解的地方麼？

也許有人要奇怪罷，這里所選的一千一百個字里，那代表「實物」——就是那
 可以看得見，甚而可以畫得出的物事——的字，是比較地少。在「人」的部類里，
 祇用四十七個字：爲

「人，頭，腦，面，耳，眉，眼，目，鼻，口，唇，牙，舌，鬚，喉，頸，肩，
 背，臂，手，掌，指，身，體，奶，肚，腰，腿，足，心，肺，胆，肝，胃，
 腸，骨，筋，皮，肉，毛，血，淚，精，油，膏，殖，性。」

「天地」的部類，用四十二個字：爲

「天，地，日，月，風，雲，雨，露，冰，雪，星，漢，電，氣，春，夏，秋，
 冬，年，期，時，午，水，陸，山，河，海，洋，沙，石，土，火，煙，灰，
 波，鄉，市，集，社，鄉，村，境。」

「鳥畜草木」的部類里，用四十個字；爲

「鳥，畜，草，木，鷄，翼，牛，羊，猪，狗，馬，鼠，角，革，尾，虫，菌，蚊，蠅，魚，蝦，樹，才，支，節，花，果，葉，芽，本，根，壳，子，核，米，麥，瓜，豆，竹，菜。」

「親友」的部類里，用三十二個字；爲

「我，自，己，你，她，他，它，們，父，母，男，兒，女，孫，公，婆，姑，伯，姐，弟，親，友，師，徒，主，客，敵，奴，『雇工』，世，代。」

以上共一百六十一個字。

這幾部類里的東西，是我們生活中接觸得最多的了，何以選得這樣少呢？我們的回答是，這里已經可以足用了。第一，有許多的字，雖然意義上略有不同，但可以相互地代用，有了一個就不用着有第二個了。比如「泥」字這里是沒有的，祇有「土」字；但我們須要寫「把種子下在泥里」的時候，可以改寫爲「把種子下在

濕土里」，人家照樣可以懂得的。「田」字也是沒有的，但是可用「地」字來代；「田主」可寫爲「地主」，「種田人」可寫爲「種地人」，在中國北部本來是如此的。「莊」和「村」的意義，本來是完全不同的：「莊」是一姓人或一個大地主和他的許多工奴住的地方；「村」是許多不同姓的人家集住的；可是現在人使用兩個字的習慣，已經不這樣的頂真地分別了。商務印行的國音學生字彙里說：「村莊，鄉間有人家處」，所以我們就把「莊」字省了，一律用「村」字，而上海的「錢莊」，却改稱爲「錢鋪」。

人的部類，選用的字最多；這是因爲人身體上的器官，不但平常說話的時候使用得最多，而且常借來指出別種東西的部位，如槍頭，山腰，河心，壺口，桌面，椅足，樹身，牆背，櫃子肚里等等。胃肝肺腸，不能借用，但是「胃口」「肝火」「肺結核」「這個人心腸不好」等等的話句，又是在一般生活中少不了的。總而言之，一個人最能知道也最會話說的，是他自己身上的東西，所以要多選幾個

字，其中最生冷的是「殖」字；可是每個學習識字的人，不論男女，都有「生殖器」；我們中華民族，因之才可以「繁殖」；面現在的中國，在經濟上，仍然還是一個「次殖民地」；所以這個「殖」字是不能不教他們的。

在「親友」一部類里，好些字沒有，所以寫的時候，不能不轉着圈子說。比如「妹」字沒有，可改爲「女弟」；在寫情書的時候，「親愛的妹妹」，喊不成了，但是你可改寫「親愛的××」，直喊她的名字好了。「兄」字「哥」字都沒有，所以不能寫「他是我的哥哥」，而得寫「我是他的弟弟」，可是「兄弟」是可寫成「手足」的。「姪」字沒有，也得轉圈子說。「祖」字沒有，用「公公」來代。「夫」和「妻」都沒有，用「男人」和「女人」（山東人叫「我的妻」爲「我的女人」）或「漢子」和「老婆」，或「當家的」和「家里人」來代。「媳」字也沒有；所以「媳婦」須改寫爲「兒子的老婆」；這似乎有點可笑，但寫出來並不刺眼。請看下面所引的葉楚傖先生所寫的短篇小說牛的第一

節：（原文印新中國，這是轉引新文化書社發行的中國創作小說選第一集。）

「牛」

兒子的老婆和牛

袁老福是個蘇州齊門外的種地人，他種的地是向城裏鄉紳家賬房領出來的。他有一個兒子叫小頭，今年二十四了，正是強健的時候，卷起大褲管，一對黃土足，不離地頭，拔草爬土，一天的工作，總抵得人家兩天。小福討的一房老婆，也是下得地踏得車的。他們三口兒領種了二十畝租地，却也足吃了。

老福却是個深思遠謀的人，他把着指頭想道，小福的老婆，是要生育的，現在才過門，肚子還沒有大，自然是得力的，要是一生了孫子，非但少了個下地的健女人，並且多了個分產的孫子，這一出一進，眼前一分布衣菜飯，便有些保不住了。他想到這點，便決意慢慢的準備着，先留出將個錢來，買了兩口小豬；指望養大了，好將豬價去買牛；有了頭牛，便抵得過個健女人了。他一頭

準備，一面張眼看着她的肚子，望它永進不會大。牛是有了，如果拔草踏車的女人仍舊是拔草踏車的女人，不是又好多領種幾畝地，着件新衣吃塊肥肉腰。那知小豬還沒有長成，她的腰身，已腰一天大似一天。他見了也沒法，祇好暗地罵小福不長進，猴急。

她生了個兒子，肥羊一般的白。小福兩手抱着，笑得眼兒沒她。老腰拉着頭黃牛，在房背後放青。進着牛角，叫它是孫子的母腰；牛却老實不客氣；低了頭答應道：哞！哞！

老福——小福——牛——大家下地去了。小福的老婆將兒子拍了一回，從兒子口裏，拉出奶頭，把兒子放在柴堆上，忙忙的洗米洗菜劈柴生火，兒子在柴堆上哭得象殺猪一般。她被濕柴煙進了眼，眼淚直流；說做工的餓着肚子在地裏呢！兒子忽然不哭了；他那裏明白母親說的話，他是哭吃力了，直着兩個小眼珠，向房頂望呢。

日頭下山了。鍋上熱氣直冒。兒子咬住了母親的奶頭，口里哼着。老福——牛——他們三個相好一同回來了。他們的房子是三間。中間算客堂，正中的桌上，供着地公地母才神等七七八八的小偶像。上邊高高的掛着備木籠，從老福上一代起的神主，都豎在簋裏，籠上樣着塊紅布，還是小福討籠時的紀念品。兒子都有了，自然色兒不鮮明呢。上手一間分作兩間，靠里半面是廚房，靠外半間是老福睡覺的地方。下手一間便是小福兩口兒的房了。三間房的前面，是一片磚場，備着打稻用的。場角一個牛簋，新用稻草蓋着，什麼耜頭犁耙水車床拉，都放在這簋里面。

牛上了欄，犁耙等都回了簋，老福坐在張長椅上，把着煙袋，着小福取出張小桌來，放在自己面前，小福老婆把酒壺碗筷一樣樣送出來，老福喝了口酒，嘆氣道，這牛似包了小足似的；儘管打着他，老是在車簋邊籠。小福看了老福一眼。地道，賣牛人手里的牛，是最靠不住的，公公怕給他騙去了。老福又喝

了口酒，搖頭道，那里便給他騙了；這牛在他那里的時候，我親眼見走得飛快的，怎地一到我家，便偷起懶來了。小福又看了老婆一眼。老婆進去熱酒，一回抱着兒子出來，坐在門限上笑道，那賣牛人慣用一種手段，你看十個賣牛人，不是倒有九個腰里帶着一支長煙袋的麼！他賣的那里有甚麼好牛來！買主上了他的門，他第一件事，便是提出這長煙袋來裝上煙敬客，等客人吸了幾口，他自己便沒多沒少的吸去，一面同買主說着話。買主要是同這牛的氣力怎樣，他便將煙袋鍋輕輕向牛の後身上一點，那牛便跑得飛快；到牛價付過，買主將牛拉回，便自然跑得沒有以前的快了。老福又喝了口酒道，不是賣牛的會念符咒的麼？她笑道，賣牛的倒不會念符咒，那煙袋鍋是吸得很熱的呢。老福直豎起來看着牛道，阿呀！牛仍低着頭道：「唔！唔！」

「天地」的都類里，「泉」字沒有的，得說「那從地里冒出來的水」；「島」字沒有